

乔西西

作品

那日海族夜市，月光皎皎之下，  
你目光炽烈地盯着我瞧，  
我心弦已被拨动，你却不停完琴就想走，  
委实不大负责任。

上册

归来忘川

青島出版社  
QINGDAO UNIVERSITY PUBLISHING HOUSE

作品  
乔西西

# 忘川归来

上



张青島出版社

ISBN 7-5433-1000-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忘川归来 / 乔西西著. — 青岛: 青岛出版社,  
2017.6  
ISBN 978-7-5552-4107-2

I. ①忘… II. ①乔…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29761号

书 名 忘川归来

著 者 乔西西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26606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010-85787680-8015 13335059110

0532-85814750(传真) 0532-68068026

责任编辑 杨 琴

责任校对 耿道川

特约编辑 杨 琴

装帧设计 苏 涛

照 排 刘丽霞

印 刷 三河市航远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7年6月第1版 2017年6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16开(700mm×980mm)

印 张 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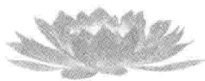
字 数 450千

书 号 ISBN 978-7-5552-4107-2

定 价 59.80元(全二册)

编校印装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68068638

# 目 录



WANGCHUAN  
GUILAI

001	第一章 拘魂	
006	第二章 阴司	
013	第三章 酆城	
018	第四章 波罗	
024	第五章 一殿	
029	第六章 失踪	
035	第七章 猫妖	
039	第八章 灵猫	
044	第九章 仙童	
049	第十章 仙界	
055	第十一章 公主	
061	第十二章 宫宴	
		066 第十三章 内情
		070 第十四章 唐信
		076 第十五章 相亲
		081 第十六章 包拯
		084 第十七章 退亲
		090 第十八章 抽签
		093 第十九章 客栈
		097 第二十章 魂精
		101 第二十一章 北溟
		106 第二十二章 夜市
		111 第二十三章 龙宫
		116 第二十四章 朱砂

121	第二十五章	金龙
126	第二十六章	水灵
130	第二十七章	寿宴
135	第二十八章	昭华
140	第二十九章	分别
146	第三十章	青娥
152	第三十一章	中元
156	第三十二章	皇宫
161	第三十三章	孤魂
166	第三十四章	熟人
174	第三十五章	求助
179	第三十六章	巧遇
184	第三十七章	留宿

190	第三十八章	掳人
196	第三十九章	西天之境
201	第四十章	高元星君
207	第四十一章	逃跑
212	第四十二章	软禁
217	第四十三章	衡王
222	第四十四章	兄弟
226	第四十五章	昆仑
233	第四十六章	成亲
238	第四十七章	真相(1)
245	第四十八章	真相(2)
253	第四十九章	真相(3)

259	第五十章	迷情(1)
263	第五十一章	迷情(2)
269	第五十二章	师徒恋
275	第五十三章	老君
283	第五十四章	莲印
290	第五十五章	忘魂
295	第五十六章	好运
304	第五十七章	掉包
312	第五十八章	解药
318	第五十九章	魔界
323	第六十章	故人
330	第六十一章	营救
339	第六十二章	相逢

347	第六十三章	围剿
350	第六十四章	坠崖
355	第六十五章	魔血
361	第六十六章	昏迷
366	第六十七章	分裂
372	第六十八章	离别
377	第六十九章	重逢
383	第七十章	灵草
389	第七十一章	解毒
394	第七十二章	虚空
399	第七十三章	对战
408	第七十四章	和谈

415	第七十五章	僵持
420	第七十六章	再遇
426	第七十七章	激战
438	第七十八章	对峙
444	第七十九章	归来(1)
453	第八十章	归来(2)
457	第八十一章	夺镜(1)
465	第八十二章	夺镜(2)
471	第八十三章	消魂
477	第八十四章	求药
487	第八十五章	结局(1)
494	第八十六章	结局(2)

## 第一章

# 拘魂



越过奈何桥，黄泉路两边的彼岸花开得荼蘼娇艳，偶有萤火穿梭其间，璀璨莹莹。一道从头到脚都被斗篷包裹住的身影朝着鬼门关方向一路疾驰，路上偶遇同僚也无暇顾及，只能略一点头便继续往前赶路。

下次遇到孟婆婆时定要躲远些，年纪到底大了，几万岁高龄，逮到一个能聊天的便无所顾忌，险些误了她的时辰。

手上掐了个诀，转眼便到了鬼门关门口，同守门的小吏略拱了拱手就要出去。

小吏打了个哈欠拦了拦：“哟，这个时辰出去？天可就要亮了，我可不敢放使者出去，出了事上头要是知道了，我等小吏可吃罪不起，使者还是今晚再出去吧！”

有道是阎王好见，小鬼难缠。她深谙这个道理，也不多说，随手掏出两个铜板朝小吏手上塞去，嘴上客气着：“大哥通融下，离天亮还有小半个时辰呢，我有要务在身耽搁不得，保准在规定时间内回来，务必不让你为难。”

小吏薪俸不高，全靠这点油水了。两个铜板是少了点，不过好过没有。他见好就收，将铜板妥帖放好后就让了路，只是还叨唠着对方动作快些，莫误了时辰。

来人自然应下，脚下却不耽搁立时冲了出去，边赶路边看了看手上的拘魂牌：

拂柳，女，年方二十八，于宣武七年三月十四日子时卒于洛阳城烟波青楼厢房内。死因：病卒。

子时死的？看来怨气颇深，估摸着要难缠些，千万别耽误了她的差事才好。

此时街道上天色将亮未亮，雾蒙蒙的，呈现出一派鸦青色的寂寥之感，平添了几丝森然。

一路掠往青楼门口。她兀自想着，这个时辰即便是来青楼光顾的客人也要偃旗息



鼓了吧？

穿过青楼大门，里面静悄悄的，气味不甚好闻，只是她也算是见多识广见怪不怪了，也不多停留便凭着对特殊气息的感知去了二楼。

拐过两条走廊便到了地方，对这差事早已熟门熟路。换成从前还得做做心理准备，如今似入自家门一般抬脚便穿了进去。定睛一看，还好，死状不算难看，只是和衣躺在床上，看起来好像还没被人发觉，估摸着是突然撒手人寰的。

她走近几步瞅了瞅，才发觉她的目标此时正坐在一旁的贵妃榻上发呆，神情漠然，不知道是不是意识到自己已经死了。

不过这些都没什么，亡魂没跑就好，省去了追回的工夫，倒是让她松了口气。

她思忖着是否要动用锁魂链，那亡魂却已看了过来：“你是谁？怎么穿着一身黑，我看不清你的样子。”

她不慌不忙，说：“我是带你走的人，你不用看清我的样子，看清了你也不会记得。”

“带我走？去哪？”

“当然是你该去的地方。”

“我死了吗？”拂柳转头看向自己的肉身，神情说不出地凄婉动人，到底是青楼里的人，随随便便一个表情就让人意动。

时间其实很紧迫，她有些着急，只是向来不擅长对已死之人如此苛刻，只能不说话算是默认。

拂柳倒也不介怀，只问：“你是传说中的鬼差？”

“嗯。”她点头应了声。

其实在冥界他们有比较专业且正式的职称叫拘魂使，只是她懒得解释。事实上，头几年刚接触这差事时遇到人问她还兴致勃勃地解释一番，后来时间长了，兴头淡了，一是懒得费唇舌，二是觉得没必要。

你想想，这些人死都死了，一个个过了奈何桥，饮了孟婆汤，投入轮回道便奔新生去了，谁还记得她的这番解释？说不定过个几十年再见面时还得再问她。

故而她也不想多浪费时间，直接道：“时候到了，该上路了，你快快同我走吧，别耽误我的差事。”

拂柳朝她福了福身子：“我虽已死了，只是还有个心愿未了。你既是仙人，自然是有些本事的，可否为我实现？若能替我实现，我必不为难你，立即便同你上路。”

多谢美人了，这已经是在为难她。

只是子时死去的人多半执念颇深，何况这行也有规矩，若是死者真有什么特别且

不难实现的愿望也多会相助。这是行功德积道行的事，他们多半不会拒绝。只是时间实在紧迫，她也不打算绕弯子：“说是有一本事是真心不敢当，也谈不上仙人，只是稍有法力。你若有什么心愿但说无妨，只是丑话说在前头，若是不难我必定替你实现，但若超出我能力范围且违反天规就恕我只能强行带你走了。”

“这是自然。”

拂柳娓娓道来，她不甚有耐心地听着。

说来也是个俗套的故事了。拂柳自小被卖入青楼，十五岁便挂牌，二十二岁方攒了些银两，好不容易快要能为自个儿赎身时遇到了个渣男，甜言蜜语将她哄得团团转，正你依我依蜜里调油时，渣男说要出海做生意，赚了钱就回来赎她出青楼并娶为正妻。只是银钱方面还缺些，需要再筹措。

这真是一个巨大的诱惑。

于青楼女子而言，能赎身已是不易，何况是被娶回做正妻。于是拂柳左右试探后终于还是犯了一个亘古以来女人都会犯的错误——

相信男人，而且还是一个嫖客。

结局可想而知，渣男自然是卷着钱消失得无影无踪，拂柳却因年岁渐长而慢慢少了恩客，即便是病了也无人照顾，半夜三更死了也无人知道，只怕明日一早被发现也不过是一卷草席裹了了事。

她的心愿倒也不难。只是要求去看看渣男现在在何处，是不是拿着她的钱躲起来逍遥快活去了。

这心愿于一个拘魂使而言真真是再简单不过了。死去之人想去看看故人也算人之常情，只是以往遇到的亡魂都是去看最亲近的人，像拂柳这样要去看负心人的倒是不多见。但这也不干她什么事，完成任务要紧。故而问了渣男的名字及生辰八字后便掐指算了算。离得倒是有点远，但不妨事，以她近日的修为想要带个魂魄移形换影还是不难的。

一手上掐了个诀，一手抄着拂柳的腰身，不过须臾便到了地方。

眼前是个还算气派的大房子，足有五进的院子，看规模应该是个殷实之家。靠着法术的指引，两人一路穿过各个走廊院子，直到一间卧室门口方停下。还不等她说话，拂柳便迫不及待径直穿了进去。

卧室里极为安静，这个时辰里头的人显然在睡觉。不用细看便知道床上躺着两个人，正相拥而眠。两个人凑近去看，是一个年近中年的男人与一个年轻美艳的妇人。

“是他吗？”她转头问。

拂柳安静了一会儿，才冷声应答：“是他。”

“那好，既然见着人就应了了心愿，时辰差不多了，快快同我上路吧。”

“不，我不走。”

她有些措手不及，没想到对方能出尔反尔：“为什么？”

“自然是要杀了他！”拂柳的魂魄气息有些不稳，身体时隐时现，身上的怨气突然浓重起来，隐约有失控的迹象，边说还边朝床上的男子伸出手，只是她刚死，对控制身上的怨气还不熟练，手只是凭空穿过了男人的脖颈，但即便只是穿过，睡梦中的男人面上都出现了几分难受的神色，只是须臾又恢复平静。

她见拂柳出手，立即出手格开，呵斥道：“你这人怎说话不算话，说好不为难的！”

拂柳怒火中烧：“我病得死了都没人知道，他拿了我的钱却住着大房子娶了美娇娘，我咽不下这口气！”

“咽不下也得咽！善恶有报，犯过的错自有天道来收拾，他如今的样子也不过是过眼繁华，你何必要计较一时。你现在同我走，下辈子还能投个好胎，可若出手害了人，天道也不会放过你。”

“既然天道要收拾他，那我现在先替天道收拾他有何不可？”

此时的拂柳已开始不讲理，她有些目瞪口呆，若要吵架她自知是吵不过的。时间容不得她再浪费，当即也不废话，掏出了锁魂链。

拂柳虽未见过此物，却感到身体不由自主被扯向锁链，并浑身疼痛，顿时心生意，后退一步问：“这是什么？”

“锁魂链。”她有些生气道，“你别看我好说话就欺负人，为了完成你的心愿我可是冒着误时辰的风险，你如此不知进退别怪我出招。被这链条锁住可比死还难受，你可要试试？”

其实她一般是不轻易掏出锁魂链的，此物霸道得很，一旦魂魄被锁上会有生生被撕扯的疼痛之感。只是人既已死，她又是个心软的姑娘，能不用一般就不用，何况对方也是个可怜人。

拂柳有些犹豫，看了看身旁熟睡的男人，又看了看对方手上的锁魂链，犹豫许久方叹了口气：“罢了，为了这样的男人再被这东西锁上还是不值当。”

黑心舒了口气，顿时眉开眼笑，只是拂柳看不出来而已。

“这就对了，来日投个好胎比什么都重要。”黑心觉得这样甚好，不用动手就能完成差事，随即转身朝外走，“快快走吧，天就要亮了。”

拂柳的声音从后面传来：“亮了如何？”

她随意答道：“亮了我便得回去了，还得到今晚再来抓你。”

身后顿时没了声响，她暗暗觉得哪里不对，回头一看，哪里还有拂柳的身影，早不知道逃哪去了！

她气得一把掀下斗篷上的帽子，露出一张精致艳丽的脸蛋，气急地喊道：“你还说你不为难我！”

喊完想了想又补了句：“记住，白天千万别出来，你魂魄气息不稳，被日光照到很容易魂飞魄散的！”

她觉得自己真是个好老妈子，为了这些魂魄可谓操碎了心。

## 第二章

# 阴司

眼看卯时便要到了，阴司有规矩，纵然没有完成差事也得按时回去复命。她不敢耽搁就要离开，走了几步又折身而返，看了看床上睡得正酣的男女，朝着虚空画了个法咒，算是给他们暂时安上了护身咒。

此男子虽身有罪孽，但前世积德甚多，故而今生尚有许多年好活，此时寿命没到结束的时候。若是被拂柳杀了可有她的麻烦了。

一切妥当后她便旋身出了宅子，一路朝着来时路疾驰。急速飞掠的身影在灰蒙蒙的街道上一闪即逝，倒是惊了打更人，以为不知哪里刮出的怪风，喋喋不休念着阿弥陀佛。

好容易赶到鬼门关门口，小吏正要关大门，一看人回来了不由得念叨：“使者可算赶回来了，不然这门关上了你我都不好交代。”

魂没拘到，她心情不算好，只是笑了笑便要进去。小吏一边关门一边瞅了瞅她身后，咦了一声问：“不是出去办差的吗？怎么就你一个？这差事没办好？”

“嗯，跑了，今晚还得出去一趟。”她也有些垂头丧气。

小吏夸张地叹了口气，说道：“我看哪，这差事就不该让你一个女人来做，你看满阴司的拘魂使就你一个女的，这女人的本事到底不如男人，你说是不是？”

是……是个屁！

但这等粗鄙的回答她是不会宣之于口的，何况有道是成大事者需能屈能伸不拘小节，这么多年的差事办下来早就听惯了这种言论，她深吸一口气笑道：“让你见笑了。”说完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朝阴司的方向溜了，免得还要听这小吏满嘴阳盛阴衰的牢骚。

上了黄泉路，这才有闲心慢下脚步走着，心中却思忖着该如何应付吴鬼头。要不是自己延误了时辰也未必没有时间去追回拂柳，毕竟以她的修为要去追一个新生魂魄还是相当容易的，只是时间太紧才暂时放任对方跑了。但以老吴这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本事，定是逃不过他的法眼，这下要想解释可难了，这月的俸禄定是又要扣了。

正想着，冷不防有人拍了下她的肩膀，吓了她一跳。回头一看，是同为拘魂使的陆清奇，身旁还跟着一个面生的男子。

要说这陆清奇年纪不大，做这差事的时间还没她长，职位却比她要高些，原因无他，只因他爸是陆判。

说起这个，那还得再说说这个陆判。

虽然大家尊称他一声陆判官，但他并不判鬼之生死轮回。你要问为什么？只因他有一手高超的医术，故而阎君就许他在冥界开了一家医馆做郎中。即便是阎王、小鬼也有头疼脑热的时候，一有病，就得来求着陆判诊治，谁敢不好好巴结着。

除此之外，她还听孟婆婆说起个典故，想当初牛头、马面并不是现在这副模样，竟也是仪表堂堂，只因得罪了陆判，被他暗中动了手脚，将牛和马的头硬生生给换到了两人身上，才变成今日的凄惨模样。有此前车之鉴，众鬼对这位陆判爷爷可是敬如神明，在他跟前是大气也不敢出。

故而陆清奇虽年岁不大，但大家因着他老爸的身份都不敢不给几分面子，因此各种八卦小道消息都逃不过他的耳朵。

不过这人虽说是“关系户”，脾气倒是很好，和她的私交算是不错。这次看把她吓一跳还有些不好意思：“看我这行事毛躁的，是不是吓着你了？”

“没有，不过是在想怎么应付差事。”别人太客气反倒让她有些过意不去。

“怎么，又没完成差事？”

你看，别人说“又”，可见她这差事办得有多出名。她表情讪讪地笑了下，想着连陆清奇都觉着这不是一次两次了，吴鬼头一会儿肯定要训她了。

陆清奇深知她的个性，看着绵软骨子里却要强得很，只是微笑地安慰说：“你能力不差，只是心太软，须知这世上的魂魄都有执念，你若太惯着不好。这样吧，我跟你一道去，有我在旁插科打诨，老吴就顾不上说你了。”

她听了只觉不妥：“不好不好，没得连累你。本来就是我自个儿差事办砸了，挨几句训斥也是正常的，只可惜了我这个月的薪俸，估摸着又没有了。”

他哈哈一笑：“这有何难，这个月你的伙食我包了，只要下职你就来我家医馆吃饭。”

“这哪成。”她嘴上客气着，其实心里还是挺乐意的，谁不知道陆判家的饭菜

极好。

“没事，谁让我老爹人傻钱多。”陆清奇一把拉起她的手就往阴司的方向去，“走走走，我们一道去老吴那儿。”

她估摸着，整个冥界能那么评价陆判爷爷的也只有他的亲儿子了。

两人边说边聊，走了好一会儿，陆清奇才猛地拍了下脑袋：“看我这记性，我把一人给忘了。”说罢又拉着她折身而返，找到刚刚跟在他身旁的男子，搓了搓手笑道，“看我，光顾着和人聊天了，险些把你给忘了。”

男子一脸苦笑：“幸好你回来了，这边这么黑，我有点害怕。”

陆清奇赶紧道：“不用怕，这里没什么可怕的东西。”

此时一旁淡定地飘过一个长发飘飘面色惨白的女鬼，经过他们时还冲着他们伸出长长的舌头一笑。拖着女鬼的同僚则推了推她，喝道：“笑什么笑，快些走！”

再看男子此时的面色比方才的女鬼还要吓人。

陆清奇有些不好意思，继续安慰道：“没事没事，以后你多见见就习惯了。”

男子：“……”

她不忍陆清奇继续精神上摧残别人，出面问：“这位是谁，新拘来的魂魄？这是要去一殿还是十殿？”

“去咱们阴司。”陆清奇解释，“这是新来的，安排在咱们阴司做拘魂使了。”

“他……拘魂使？”看着对方白面斯文的模样，她顿时觉得以后在老吴面前有个垫底的了。

“小生唐信，字豫之。”男子的面色稍稍缓和便朝着她的方向作揖，“还未请教姑娘芳名。”

她怔了怔，长这么大还没人这么和她说过话，正不知道怎么回答，陆清奇凑到她耳边说：“这人生前是个书生，迂腐得很，这才死没多久，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一殿没让他去十殿轮回，竟让他来了咱们阴司。你看以后有了他你可以少吃老吴一些苦头了。”

真是英雄所见略同！

但是高兴不能表现在脸上，她知道收敛的，于是朝对方作了个揖：“唐公子你好，既然是同僚，以后还得互相照料。如此，便同我们一道去阴司吧。”

“对对。”陆清奇催促道，“赶紧报到才是。”

三人往阴司方向同行，走了一会儿唐信突然说：“哎？姑娘，咱们说了许久的话你还是未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该如何称呼呢？”

她心想，这才两句话怎么就成许久，可见这个书生死前是真没怎么和女人说过

话。只是这称呼……她想了想还是含糊其辞地搪塞道：“到了阴司你便会知晓了。”

陆清奇也不拆穿她，只是在一旁傻呵呵笑，唐信更是摸不着头脑，觉得不过一个名字罢了，如何这样神秘。

三人到了阴司，门口熙熙攘攘地挤着众多等待进殿的魂魄，几乎都哭闹着要还阳，还有人叫嚣着自己生前是什么大官，要见这阴间的顶头上司，有几个年纪大的倒是平静，只说要快快轮回投胎。一时间三人倒是被挡在门外，没个落脚的地方。

有小吏出来维持秩序，朝着哭闹的人群大声呵斥：“吵什么吵，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都到这里了还鬼哭狼嚎的，生前再厉害在这儿也不管用！再吵吵，就分配到阿鼻地狱去！”

如此吓唬，吵闹声倒是平息不小。唐信吓得摸了摸鼻子，嘀咕道：“这小吏好威风。”随即又叹息道，“有道是死后万两黄金带不来，过眼繁华皆是云。到了这里万般不由人，纵然是个看门小吏也能对人如此大声训斥，那我生前还寒窗苦读作甚，寻个好胎轮回便罢。”

陆清奇与她对视一眼，不懂他怎生如此感慨，都安慰他：“你看这里的魂魄都得先发往一殿判断生前的功德罪孽，功过相平者才能送交十殿发放仍投人世，罪孽稍大些的只能投畜牲道，再大的就得去二至九殿由各个殿王发配至大小地狱受苦，洗清一身罪孽方有机会转世。你别以为那些有机会投胎转世的人就好，事实上投到什么样的人家还有学问呢，碰到时机差些的还得在冥界住上好一阵子才能去十殿轮回。”

“投胎还要等？”唐信刷新了世界观。

“自然要等。”陆清奇解释，“这得看人间的出生率啊，没有那么高的出生率亡魂上哪投去？碰上兵荒马乱的时候，死的人一大堆，怀孕生孩子的人少，等个二三十年的都有。”

唐信被深深震撼了。

她见状也帮忙安慰：“可见你是有造化的，拘魂使虽不是什么清闲差事，但好歹不用和其他人一样等着去轮回道投胎或去地狱受苦，还能靠自个本事吃饭。你看你在人间读书不也是为了谋个差事找条生路，在冥界也是一样的。”

唐信被两人劝说得浑浑噩噩稀里糊涂，竟然也觉得十分在理，便也不再纠结。此时那维持秩序的小吏遥遥看到他们，一个闪身便到了眼前，十分恭敬地朝陆清奇躬身笑道：“陆使者来了？今儿您不是休沐嘛，怎么还来阴司？”脑袋转了转看见她也殷勤招呼了声，“哟，黑使者也回来了，怎么都站在这不进去？”

她笑着点了点头没说话，陆清奇指了指外头拥堵的人群，问：“怎么今天这么多人？”

“恰巧人间有疫情，又有几起凶杀案，事全挤一块儿了，使者们今日只要当值



的全出去了，人还是不够使，您今日回来得不凑巧，被吴头看见了估摸着您也跑不了。”小吏边说边动手推开周围还在喧闹的魂魄，“让让、让让！没看见差爷来了嘛，还不都给老子让开！”

众魂魄望过来，顿时喧闹声更大了，立刻就有人欺身上来拉扯，哭喊着：“差爷冤枉！”“我要还阳！”

小吏一看，顿时又一个头两个大，赶紧去安排这些吵闹不休的亡魂，回头对着三人道：“我就不送你们进去了，我这边还要忙呢。”

“你忙去吧。”陆清奇挥了挥手，突然转头对她嘿嘿一笑，“今天这么忙，老吴估摸着是没空理会你了。”

但愿如此吧。

三人进了阴司大门，唐信左右环顾，见里头的模样与人间衙门也无甚区别，无非大了些。陆清奇介绍说：“一殿你去过了，那里负责判决生前功过并决定你的去处，这其他几殿以后你也有机会去，但地方大致是相同的，唯有咱们阴司是独立的，相当于人间的衙门。人死了第一时间便是先来咱们这，登记造册再送往一殿。在咱们冥界也有城都，城里住着的也都是等待投胎的良民，若是起了争执犯了事也得送到咱们阴司处理。”

“那咱们相当于人间的捕快？”

“可以这么说吧。”

三人继续往里走，一路碰到不少忙碌的同僚，都拘着自己带回来的魂魄往里间走，谁也没空停下来打个招呼。

到了拘灵阁，里头的景象并不比大门外好多少，只是吵闹声小了许多，大家都有秩序地排着队等待登记，然后送往一殿。而站在最前面手里拿着册子登记的就是他们的上司——吴沧海。

他的头衔自然比他们要高，是拘魂使中的上使，只比黑白无常、牛头马面低一个级别，大家都叫他吴鬼头，与他相熟的人喊他一声老吴。

当然，她是没这个资格的，见面得尊称一声吴头。

陆清奇悄声对她说：“你排我前面，我在后头好帮你说话。”

“嗯。”这个时候她也不同他客气了，反正伸头缩头都是一刀，左右是逃不过了。

排了好一会儿，前面又有人开始哭嚷着自己是冤死的，要求还阳。

吴鬼头抬头看了对方一眼，硬生生把对方吓得噤了声。他冷哼一声：“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生前作恶多端，被人抹了脖子也是活该。待会儿去往一殿秦广王处，你连投胎的资格都没有，好好想着该怎么去大小地狱那洗洗你那一身臭骨头吧。”说罢在